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歴代紀事年表卷五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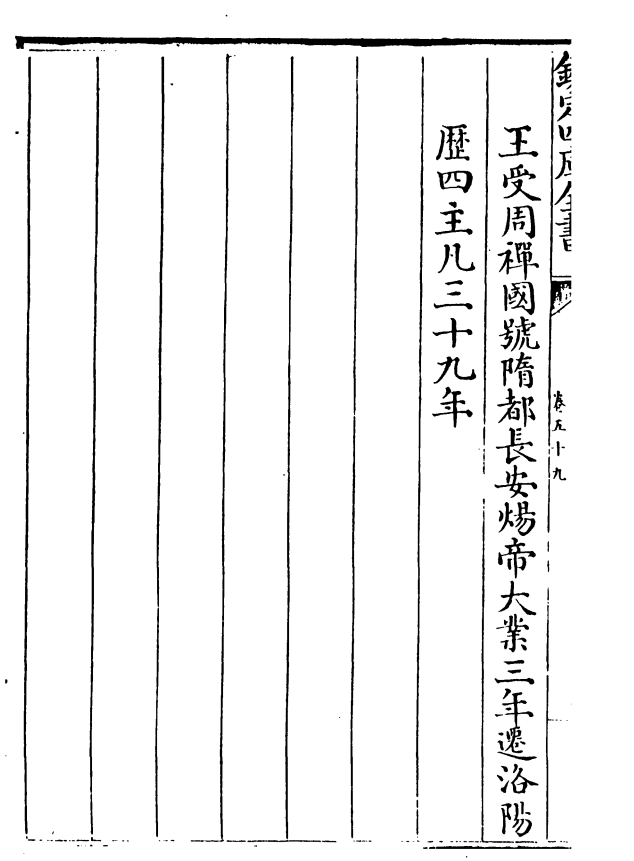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任銜萱

御定歴代紀事年表卷五十九

隋世系表畧

楊氏漢太尉震之後也震八代孫鉉仕燕為北平太守鉉生元壽後魏為武川鎮司馬子孫因家焉元壽生太原太守惠嘏惠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寧遠將軍禎禎生忠忠是為皇考仕周封隋國公以大統七年生高祖高祖諱堅弘農郡華陰人以隋



王受周禪國號隋都長安煬帝大業三年遷洛陽

歷四主凡三十九年

隋世系圖

太祖 諱忠追尊為武元皇帝

蔡景王整

蔡王智積

高陽公智明

開封公智才

文帝 諱堅太祖長子

房陵王勇

煬帝 諱廣文帝次子

秦孝王俊

蜀王秀 廢為庶人

漢王諒 坐罪除名

長寧王儼

平原王裕

安城王筠

安平王嶷

襄城王恪

高陽王該

建安王韶

潁川王煚

孝實

孝範

元德太子昭 追尊為孝成皇帝

恭帝 諱侑太子昭長子

燕王倓

滕穆王瓚
道宣王嵩
衛昭王爽

滕王綸
竟陵公坦
猛
温
滕王詵
道悼王静 以滕王瓚子繼嵩後
衛王集 坐罪除名

齊王暕
趙王杲
秦王浩
濟北侯湛
顥
道玄

恭帝 諱侑太子昭第三子
政道

年表五十九

起辛丑陳宣帝太建十三年周靜帝大定元年隋文帝開皇元年 止己酉陳後主叔寶禎明三年隋文帝開皇九年 凡九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隋開皇九年平陳天下一統照例大書隋高祖文皇帝開皇九年陳以是年亡仍存其格以紀一朝之終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至十六年例同

辛丑

陳

太建十三年

春正月以晉安王伯恭為尚書左僕射袁憲為右僕射

夏四月遣散騎常侍韋鼎等聘於周至長安隋已受禪隋主致之介國 時

始安公

淳于量

改封九年以兗州刺史加左光祿大夫增邑五百戶明年再見

周

靜帝大定

元年

諱衍後改名闡宣帝長子禪位於隋降封介公尋遇

隋

隋高祖文皇帝

開皇元年

諱堅受周禪建元開皇至九年陳亡混一天下在位又十五年壽六十四

春二月隋王稱皇帝 庚季才勸王宜以

晉王廣

主第二子周世封鴈門公主受禪封晉王至二十年再見

秦王俊

以第三皇子封

後梁

蕭巋天保

二十年

春三月遣弟太宰巖入賀於隋

附

吐谷渾

可汗夸呂遣兵侵隋涼州為隋行軍元帥元諧等所破太子可博汗拒戰於青海兵敗於是吐

周主降封介國公
秋九月將軍周羅睺攻隋故墅拔之蕭摩訶攻江北
隋高熲等發兵入寇
冬十一月隋遣鄭撝來聘

害年九歲
春正月改元
主下詔遜居別宮
禪位於隋上柱國竇毅之女聞之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

二月甲子日至二十年再見
應天受命李穆盧賁亦勸進於是周主禪位於王王即皇帝位大赦建元開皇初主與周戴師下大夫榮建緒有舊將受禪建緒出為息州刺史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
蜀王秀第四皇子始封越王尋徙封蜀至主仁壽二年再見
漢王諒以第五皇子封

谷渾侯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隋高寧王移兹裒受隋命為河南王統其衆夸呂帥親兵遠遁
突厥佗鉢可汗病且

氏之患穀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
史臣曰静帝越自幼沖紹

非僕所聞及是來朝主曰卿亦悔否對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
改官名 内史崔仲方勸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於是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内史祕書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左右衛等

至主仁壽四年再見

河間王
弘
主從祖弟周世封永康縣公主受禪進爵郡公尋進封河間王

卒謂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人以大邏便母賤菴邏母貴竟立為嗣大邏便心不服

茲衰緒内相扶孫劉之詐戚落無裔代之强隋氏因之遂還軀鼎雖復岷峨投袂翻

十二府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勲官以酬勲勞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為納言以高熲為尚書左僕射兼納言虞慶則為内史監兼吏部尚書李德林為

至煬帝大業三年再見

廣平王

雄

主族子初名惠周世封邦國公至是封廣平王以邦公别封雄

菴邏每遣人詣厮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號沙鉢略可汗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沙鉢略以大邏便

成陵奪之威漳淦勤王無救宗周之隕嗚呼以太祖之克隆景業未踰二紀不祀忽

內史令追尊皇考為武元帝廟號太祖皇妣呂氏為元明皇后侑廟社立后獨孤氏而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主意合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主每臨朝后輒與方輦而進至閣乃止

弟士貴雄至九年再見

滕王瓚主母弟一名慧周世封邵國公至是封滕王以子綸為邵國公至十一年再見

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略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衆分居四面於是突厥有四可汗沙鉢畧勇

諸斯蓋宣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周亡

右周自孝閔帝元年丁丑至靜帝大

使宦官伺主政有所失隨事進諫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皇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也准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主欲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

道王靜

贇子也是年追封靜叔父嵩為道王以靜襲焉至十七年再見

衛王爽

主與母弟周世封安公至是封

而得衆北方畏服隋主既立待沙鉢略禮薄沙鉢略大怨周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滅日夜言於沙鉢略請為周主復仇沙鉢

定元年辛丑傳五主凡二十五年

顧私長仁竟生死后性儉約主嘗合藥須胡粉一兩求之宮中不得主亦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

立世子勇為太子諸子皆為王

以趙煚為尚書右僕射

廢周主闡為介公改封周太

衛王至七年再見

蔡王智積

主弟整之子也是年追封整為蔡王以智積襲爵又封智積弟

略謂左右曰我周之親也今隋主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故齊營州刺史高寶寧合兵伐隋攻陷臨渝鎮

后楊氏為樂平公主初劉鄭矯詔以主輔政楊太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沖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主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主內甚愧之改封樂平公主欲奪其志公主誓不

智明為高陽郡公智才為開封縣公智積至煬帝大業十二年再見

遂寧子
達
廣平王
雄之弟

高麗
國王高陽遣使朝貢於隋隋授陽大將軍遼東郡公

百濟
國王扶餘昌遣使入賀於隋

許乃止盡滅宇文氏之族　虞慶則勸主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主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

徵蘇威為太子少保　威少

仕周封遂寧縣男主受禪進爵為子至煬帝大業八年再見

申公李穆

仕周封申國公至是拜太師賛

授呂上開府儀同三司帶方郡公

有令名宇文護强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周高祖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辭疾不拜主為丞相高頻薦之召見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頻請追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

食安成縣三千户至六年再見

舒公劉昉

周世封黄公至是改封舒至六年再見

沛公鄭

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

以晉王廣為并州總管

三月以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韓擒虎為廬州總管　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於高熲熲薦弼與擒虎故以弼鎮廣陵擒虎鎮廬江使潛為經畧

譯

仕周封沛國公　主受禪進譯子元璹爵城皋郡公元珣永安男譯尋以左道除名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沛公

以蘇威為納言周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主從之主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

爵至十一年再見

義陽公皇甫績周世封郡公至是增邑二千五百戶至十年再見

閤進諫主不納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主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主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辨無雙至於斟酌古

宜陽公

王世積

周世封長子縣公主受禪進封宜陽郡公至九年再見

彭城公

虞慶則

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威嘗言於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主深然之威與高熲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預謀盧賁劉昉元諧李詢張賓等謀

仕周封沁源縣公至是進封彭城郡公至四年再見

武陵公

元冑

主為丞相時委冑以心腹及受

黜頴戚五人
相與輔政謀
洩昉等奏罪
於賓貢公卿
秦二人當死
主以故舊不
忍誅並除名
為民
夏四月放散樂
禁雜戲
築長城　時發
稽胡築長城
汾州胡千餘
人在塗亡叛
主召汾州刺
史韋沖問之

禪封郡
公至主
仁壽四
年再見

渤海公
高熲
周世封
義寧縣
公主受
禪進封
渤海郡
公至九
年再見

對曰夷狄反覆由牧宰不稱所致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主然之命沖綏懷叛者月餘皆至

五月主弑介公闡謚曰周靜帝以其族人洛為嗣

秋七月定服色初詔朝服尚赤戎服尚黃常服通用

燕公盧賁周世襲父光爵燕郡公至是以罪除名為民明年再見

郕公蘇威

雜色至是主美陽伯始服黃百僚綍子也畢賀於是百周世封官常服同於懷道公庶人皆著黃主受禪袍主朝服亦追贈綍如之惟以十為郕國三鐶帶為異公以威

八月吐谷渾寇涼州遣兵擊十二年敗之以元諧再見為寧州刺史留行軍總管金城公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以蜀王秀趙煚

為益州總管命僕射高熲督諸軍伐陳

鑄五銖錢　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及民間私錢名品甚衆輕重不等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者

周世為大宗伯主踐阼賜爵郡公至十九年再見

安平公

蘇孝慈

周世封臨水公主受禪進爵安

汲官消毀自是錢幣始一民間便之

上柱國鄭譯有罪除名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醮章祈福婢告以為巫蠱譯又與母别居為憲司所劾除名主下詔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

平安郡公至主仁壽元年再見

高都公

李雄周世為豪州刺史主受禪封郡公至三年再見

上庸公

不孝之鬼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冬十月初行新律　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主命高熲鄭譯及楊素裴政等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期其折

韋世康

周世封漢安縣公至是擢為禮部尚書進爵上庸郡公至十七年再見

魏興公

韋藝

東去梟轘鞭法非謀叛無族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二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

周世封武威縣公主受禪進封魏興郡公至十五年再見

建安公

栁機

周世封平齊縣公主踐阼進爵

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以次經郡州省若仍不為理聽詣闕伸訴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主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諫議大夫劉行本曰其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主不

建安郡公至主仁壽四年再見

正平公

楊文思

周世封洛川縣公至是進爵正平郡公至煬帝大業二年再見

顧行本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致之於理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退主歛容謝之原所笞者

絳公李禮成

周世封冠軍縣公主受禪進封絳郡公後以疾卒於家

以梁彥光為相州刺史房恭懿為海州刺史 初彥光

蒲城公

郭榮

為岐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為天下最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惟工商樂戸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謠訟目彥光為著帽餳主聞之免彥光官

周世封平陽男主受禪以龍潛之舊進爵淸城郡公至煬帝大業十年再見

北陽公

麗晃

周世襲父虬爵

請復爲之發擿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闔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勤黜怠風化大變無復訟者新豊令房恭懿政爲三輔之最每朝謁主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曰房

北陽侯主踐阼進爵爲公至主仁壽三年再見

甘棠公

韓洪

周世封甘棠侯主受禪進爵爲公至主仁壽元

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為海州刺史由是吏稱其職百姓富庶

年再見

蘄春公

達奚長儒

十二月聽民出家賦錢寫書周世封造像　主詔安成郡境内之民任公主受聽出家仍令禪改令計口出錢營封後以造經像於是荆州總時俗風靡民管卒於間佛書多於軍

六經數十百
倍
突厥入寇遣都
尉長孫晟如
突厥　突厥
與高寶寧合
兵為寇主數
峻長城命陰
壽鎮幽州虞
慶則鎮并州
屯兵以備之
初晟送周千
金公主入突
厥沙鉢畧可
汗愛其善射
留之竟歲命

鉅鹿公
賀婁子
幹
周世封
武川縣
公至是
進爵鉅
鹿郡公
至十三
年再見
河陰公

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沙鉢畧弟處羅侯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强弱靡不知之至是晟上書曰玷厥之於攝圖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屬内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姦多勢

劉方

周世封河陰侯主受禪進爵為公至煬帝大業元年再見

濟陽公

伊婁謙

周世封濟陽侯

弱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阿波首鼠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侯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

主受禪進爵為公

觀公田仁恭

周世封雁門郡公主受禪進爵觀國公明年再見

覈討之可一舉而空其國矣主納之遣元暉出伊吾道詣玷厥賜以狼頭纛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以晟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間既行果相猜貳

長廣公

杜整

周世封平原縣公主受禪進封長廣郡公至六年再見

邊城公

爾朱敞

周世封靈壽公主受禪改今封後以總管乞骸骨卒

汝陽公

獨孤楷

周世封廣阿縣公主受禪進封

汝陽郡公至煬帝大業中卒謚恭

晉熙公

張威

周世封長壽縣公主受禪改封晉熙郡公至十

九年再見

昇平公

侯莫陳穎

魏世封廣平侯主受禪進爵昇平郡公至煬帝大業中拜南海

太守卒

河南公

令狐熙

周世襲父整爵彭陽縣公主受禪進爵河南郡公至十八年再見

安固公
崔仲方
周世封
范陽侯
主受禪
進爵安
固公至
煬帝大
業四年
再見

項城公
王韶

周世封晉陽縣公主受禪進爵頃城郡公至十一年再見

平昌公

元巖

周世封昌國伯主受禪進爵平

昌郡公至十三年再見

陽城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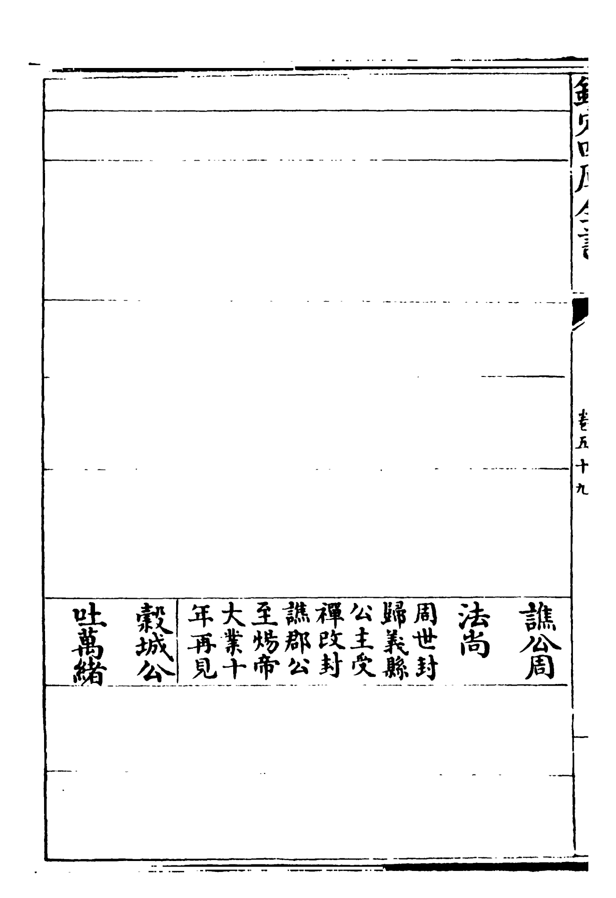
史祥

周世襲父寧爵武遂縣公主踐祚進爵陽城郡公至煬帝大業

八年再見

同軌公衛文昇

周世封興勢公主受禪進封同軌郡公至煬帝大業十三年再見



譙公周

法尚

周世封歸義縣公主受禪改封譙郡公至煬帝大業十年再見

穀城公

吐萬緒

周世封元壽縣公主受禪進封穀城郡公至煬帝大業九年再見

漢曲公

董純

周世封大興侯

主受禪進封漢曲公至主仁壽四年再見

平遙公

鮑宏

周世封平遙伯主受禪進爵為公明年再見

武德公

柳敏

仕周封武德郡公主受禪拜太子太保尋卒子昂周世別封文城郡公

齊公呂

永吉

主舅氏子也呂氏素微賤主求訪不知所在及即位始得永吉乃追贈外祖呂雙周為太尉封齊郡王以永吉

龔齡

壬寅

陳

太建十四年

春正月主殂始興王叔陵作亂伏誅太子叔寶立　叔陵主之次子也性苛刻狡險好發古冢為揚州刺史與新安王伯固密圖不軌主不豫太子與叔陵及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主殂太子

始興王

叔陵封十四年以作亂伏誅諸子並賜死立叔陵弟叔重為始興王以奉昭烈王道

隋

開皇二年

春正月以晉王廣為河北行臺尚書令蜀王秀為西南行臺尚書令秦王俊為河南行臺尚書令　主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三子分莅方面徵遂條佐以王韶李雄李徹總晉王府軍事元巖

任公于

翼周世封任國公至是以太尉卒謚穆子璽仕周封黎陽公璽弟詮封常山公

後梁

蕭巋天保

二十一年

冬十二月隋始罷江陵總管　隋主立待主恩禮彌厚至是納主女為晉王妃又欲以主子義安

附

突厥

沙鉢畧可汗悉發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侵隋武威天水金

哀哭俯伏叔陵
抽剉藥刀斫之
中項悶絕母柳
后來救又斫之
叔堅手搤叔陵
奪其刀叔陵走
出雲龍門馳車
還東府召左右
斷青溪道赦東
城囚以充戰士
散金帛賞賜又
召諸王將帥莫
有至者惟伯固
單馬赴之叔堅
白柳后以太子
命召右衛將軍

諱之祀
後入隋
為太府
少卿卒

新安王

伯
固
封十八
年與叔
陵謀弑
逆為亂
兵所殺
諸子宥
為庶人

為益州長史韶
雄嚴俱有骨鯁
名徹前朝舊將
故用之雄家世
以學業自通雄
獨習騎射其兄
子旦讓之雄曰
自古聖賢文武
不備而能成其
功業者鮮矣雄
雖不敏頗觀前
志但不守章句
耳至是主謂雄
曰吾兒吏事未
多卿才兼文武
吾無北顧之憂

冀性恭
儉與物
無競常
以盈滿
自戒故
能以功
名終

神武公

竇毅

周世封
神武郡
公至是
以定州

王瑒尚
其蘭陵
公主罷
江陵總
管主由
是得專
制國事

城上郡
弘化延
安六畜
咸盡沙
鉢略更
欲南入
以達頭
不從遂
引還
突厥有
沙鉢略
第二阿
波達頭
四可汗
合貪汗
可汗為

蕭摩訶入見安教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自知不濟欲奔隋臺軍邀斬之伯固亦為亂兵所殺太子即位
史臣曰高宗命將出師克淮南之地開拓土宇靜謐封疆享國十餘年志大意逸呂梁覆軍大喪師徒矣

尋陽王
叔儼
宣帝第十五子始封至後主禎明三年入關尋卒

岳陽王
叔慎

矣二王欲為不法韶嚴輒不奉教或自鎖或排閤切諫二王甚憚之
陳遣使來請和高頻奏禮不伐喪二月主詔頻等班師
夏五月突厥入長城
六月作新都於龍首山　主嬿長安城制度狹小蘇威因勸遷都主夜與威及高

總管卒謚肅子賢嗣
毅性溫和每以謹慎自守特為朝廷所委信雖任兼出入未嘗有矜惰之容時人以此稱焉

五可汗

江左削弱抑
此之由嗚呼
德不逮文智
不及武雖得
失自我無禦
敵之略焉
以長沙王叔堅爲
揚州刺史蕭摩
訶爲南徐州刺
史
尊皇后爲皇太后
立妃沈氏爲皇
后
遣使請和於隋二
月隋師還
三月以晉安王伯

宣帝第
十六子
始封至
後主禎
明三年
剌湘州
以後主
入隋起
兵長沙
敗死
義陽王
叔達
宣帝第
十七子

頍共議明旦庚
季才奏曰臣仰
觀乾象俯察圖
記必有遷都之
事且漢建此城
將八百歲水皆
鹹鹵不甚宜人
願陛下協天人
之心爲遷徙之
計主愕然謂頍
威曰是何神也
乃詔頍等創新
都於龍首山及
成命曰大興城
冬十二月遣兵拒
突厥却之　太

燕公盧
賁
削爵二
年除檢
校太常
卿復歛
封至十
四年再
見
齊安公
李徹

恭為湘州刺史永陽王伯智為尚書僕射夏四月立子永康公胤為太子六月隋遣使來弔秋九月以長沙王叔堅為司空

始封至後主禎明三年入關

巴山王

叔雄

宣帝第十八子始封至後主禎明三年入關

武昌王

子勇屯兵咸陽虞慶則屯弘化以備突厥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將兵二千與突厥沙鉢略可汗十餘萬衆遇於周盤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轉鬬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詔以

周世封蔡陽縣公至是晉王廣鎮并州詔徵總管王府軍事封齊安郡公至五年再見

秦興公

尉遲崇

叔虞宣帝第十九子始封至後主禎明三年入關

始安公淳于量增封二年卒贈司空

長儒為上柱國時馮昱叱列長义李崇皆為突厥所敗於是突厥縱兵大掠武威等郡長孫晟說沙鉢略之子染干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沙鉢略懼引兵還

納梁主女為晉王妃罷江陵總管

仕周為大將軍主即位封泰興縣公至是從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槃力戰而死贈豫州刺史以崇子義臣襲爵時義臣尚幼

綏遠公
蕭摩訶
封廉平侯十年以誅始興王叔陵功進封綏遠郡公至後主禎明三年入隋

信都公

養於宮中賜姓楊氏至煬帝大業十二年再見

臨潁公
庾季才
周世封臨潁伯至是以奏請遷都進爵為公至

任忠 以安復侯增封三年進今封至後主禎明三年降隋

逍遥公 樊毅 太建初封高昌

主仁壽三年再見

觀公田 仁恭 進封二年以右武衛大將軍卒贈司空謚敬子世師嗣

侯至是以荆州刺史改封逍遥郡公至後主禎明三年入關尋卒

定襄侯

孫瑒

削爵三年復除

中護軍復爵邑至後主禎明元年再見	東興侯沈恪 增封二十三年以金紫光禄大夫卒謚元子法

興嗣

東昌侯

毛喜

封十四年以平始興王叔陵功增封九百户至後主禎明元年再見

富川侯

樊猛

封十三年增邑一千户至後主禎明三年入隋

文始伯

司馬申

以預誅始興王

叔陵功
封縣伯
至後主
至德四
年再見

癸卯

春二月己巳朔日食　秋八月丁卯朔日食

陳

後主叔寶至德元年

叔寶宣帝長子在位七年入隋降封長城公至隋仁壽四年卒於洛陽年五十

二

春正月以長沙王叔堅為江州刺史　初主病創

湘東王　叔平

臨賀王　叔敖

陽山王　叔宣

西陽王

隋

開皇三年

春三月遷於新都　減調役弛酒鹽禁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歲為二十日調絹為二丈周末榷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

詔求遺書　秘書監牛弘上表曰屢經喪亂周氏聚書僅盈萬卷

遂安王　集

衛王爽子始封至七年嗣封衛王

建平公　于義

後梁

蕭巋天保二十二年

夏五月太子琮入朝於隋賀遷都

附

突厥

沙缽略可汗侵隋北邊敗於白道隋竇榮定出涼州阿波可汗與拒於高越原屢敗隋長孫晟

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叔堅權傾朝廷叔堅煩驕縱主忌之尚書孔範等日求其短搆之主乃出叔堅刺江州

以江總為吏部尚書

二月遣兼散騎常侍賀徹等聘於隋

葬孝宣帝於顯寧陵廟號高宗

以毛喜為永嘉內

叔穆

南安王

叔儉

南郡王

叔澄

沅陵王

叔興

岳山王

平齊所得栽筮五千與集之期屬膺聖世為國之本莫此為先主從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

夏四月吐谷渾寇臨洮

遣元帥衛王爽伐突厥大破之

突厥數入寇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俱通突厥朕以為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

周世封郡公至是卒贈豫州刺史謚剛子宣道宣敏並知名宣道主踐阼初封城安縣子至十二年再見

趙公陰

時為榮定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遽即奔敗此乃突厥之恥也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

史　中書通事舍人司馬申既掌機密頗作威福主欲用喜為僕射申惡喜彊直言於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宗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宫臣陛下寧忘之邪主乃止尋以創愈置酒自慶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既醉而命喜時山陵初畢喜不懌欲諫則主已醉升階陽為心疾仆於階

叔韶　新興王

叔純　以上九王俱宣帝子始封

桂陽王

伯謀　封十六年卒子鄴嗣

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虐賞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於是命爽等為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與沙鉢畧可汗遇於白道總管李充謂爽曰突厥狃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

壽　周末封趙國公至是以幽州總管卒贈司空子世師嗣至煬帝大業十三年再見

安豐公

竇榮定

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以罪歸阿波成其宿計滅北牙矣阿波自度能禦之乎又謂阿波使者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

下移出省中主
醒謂總曰彼實
無疾但欲非我
所為耳欲殺之
不果以為永嘉
內史
夏四月隋主遣兼
散騎常侍薛舒
兼通直散騎常
侍王劭來聘
秋八月以長沙王
叔堅為司空
叔堅未之江州
復留為司空實
奪之權
冬十一月遣散騎

南平王
嶷
第二皇
子始封
永嘉王
彥
第三皇
子始封
始安王
深

兵襲之可破也
長史李徹贊成
之遂與克師精
騎掩擊突厥大
破之沙鉢略潛
遁其軍無食粉
骨為糧加以疾
疫死者甚衆幽
州總管陰壽出
盧龍塞擊高寶
寧突厥不能救
寶寧為其下所
殺和龍悉平
陳郢州城主遣使
請降主弗納
命左右僕射分判

周世封
永富縣
公至是
以擊突
厥功進
爵安豐
郡公復
封子寬
為安康
郡公榮
定至六
年再見
廣宗公
李崇

圖不能
制可汗
何不依
附天子
連結達
頭相合
為強此
萬全計
也阿波
然之遣
使隨晟
入朝沙
鉢略聞
之遂襲
北牙大
破之阿

常侍周墳通直散騎常侍袁彥聘於隋　主聞隋主狀貌異人使彥畫像而歸主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亟命屏之

十二月司空長沙王叔堅免　叔堅既失恩心不自安為厭媚醮祠以求福主召將殺之叔堅對曰臣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

以第四皇子封至主禎明二年立為太子後入隋為枹罕太守

南海王

虔

第五皇子始封

信義王

六部　改度支尚書為民部都官尚書為刑部命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事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事廢光祿衛尉鴻臚及都水臺　六部之名始此

五月秦州總管竇榮定與突厥戰於涼州突厥請盟而還　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

周世封郡公至是以幽州總管率兵拒突厥戰死贈豫州刺史謚壯子敏嗣至煬帝大業十一年再見

奇章公

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彊

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乃赦免官

祇

第六皇子始封建昌侯徐陵卒諡章子儉嗣至主禎明二年再見

封十六年以太子少傅

突厥阿波可汗相拒阿波屢敗時史萬歲坐事配敦煌詣軍門請自效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遣一騎挑戰萬歲出應之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請盟而去

六月突厥寇幽州總管李崇戰死

牛弘

開皇初授祕書監以典籍散逸請求遺書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尋拜禮部尚書奉敕修撰五禮

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

陵母臧氏甞夢五色雲化而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時實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誌摩其頂曰天

崇帥步騎三千拒突厥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進兵來圍城荒頹不可守軍士苦饑死亡略盡崇謂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日效命以謝國家乃挺刃突陳而死

秋七月以周搖為幽州總管

冬十月以秦王俊為秦州總管

至煬帝大業六年再見

高都公

李雄

封三年以河北行臺兵部尚書卒於官子公挺嗣 雄少慷慨

波連兵不已各遣使入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未幾突厥復入幽州殺隋總管李崇

吐谷渾

是歲攻隋臨洮

上石麒麟也八歲能屬文十二通莊老義既長博涉史籍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目有青

十一月罷郡為州牧兵部尚書楊尚希曰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僚衆費多租調歲減宜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則國家不虧粟帛選舉易得賢良矣主從之罷郡為州

更定律置博士

律令既頒主覽

有大志及總晉王府事正直難犯王甚敬憚史民稱焉

虞鄉公

張羨

羨少好學多所通涉周世襲爵虞

殺洮州刺史皮子信尋為隋汶州總管梁遠所敗又攻寇隋廓州與州兵戰失利而還

睛時人以為聰慧之相也

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乃敕蘇威及牛弘等更定之除死罪流罪徒杖等千餘條定留五百條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

沿河置倉運粟以給長安　詔西自蒲陝東至衛汴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

御縣公主受禪欽羨德望以書徵入謁見令勿拜扶升殿主降榻執手與同坐宴語久之賜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主儉

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

杞州刺史和干子免　治書侍御史柳彧上表曰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可加厚賜若令刺舉所損殊多上善之干子竟免或見主勤於聽受奏請煩碎上疏

約低而卒年八十四諡定子熲周世封北平伯主受禪進爵為侯遷大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柴毀骨立未期起令視

甲辰

至德二年

綏越公

開皇四年

魯公虞

蕭巋天保二十三年

突厥

曰古帝勞於求賢逸於任使陛下一日之內酬答百司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願少減煩務惟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主嘉之曰柳彧直士國之寶也

事襲虞御縣公至主仁壽四年再見

春正月甲子朔日食

夏五月以江總為僕射

冬十一月隋遣使来聘

起臨春結綺望仙閣　主起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沈檀為之金玉珠翠為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花卉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

魯廣達　初封中宿縣侯累遷南豫州刺史至是徵拜侍中進封綏越郡公至主禎明三年廣達與隋軍戰兵敗被執以

春正月頒甲子元曆　張賓劉暉等所造也

二月突厥達頭可汗降

夏四月以虞慶則為右僕射

將軍賀婁子幹伐吐谷渾敗之

子幹既克吐谷渾主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命子幹勒民為堡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西河右

慶則　封彭城公四年以使突厥功進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詔以彭城公迴授第二子義至十七年再見

春正月主入朝於隋隋主賜縑萬匹珍玩稱是

二月隋主餞主於灞上

達頭可汗降於隋

沙鉢略可汗數為隋所敗乃請和親周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為隋主女隋更封為大義公主沙鉢略

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為女學士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散騎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

憤慨卒

龍陽子

王勇

初廣州刺史馬靖久居嶺表大得人心士馬彊盛朝廷疑之至是以臨汝侯方

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且隴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堠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主從之以于幹為楡關總管六月作廣通渠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

鄧公竇熾

周世封鄧國公至是以太傅卒諡恭子茂嗣熾性嚴明有謀略事親孝奉諸兄以悌順聞

致書於隋主自稱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沙鉢略可汗隋主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

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性敏慧有神彩善候人主顏色又有厭魅之術置淫祠於宮中聚女巫鼓舞百司啟奏並因宦者以進主置妃膝上共決之由是宦官近習內外連結宗戚縱橫貨賂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

慶為廣州刺史以兵襲靖詔以勇為超武將軍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為方慶聲勢及靖誅以功封勇為龍陽縣子至主禎

苦之詔宇文愷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

秋八月陳將軍夏侯苗請降主弗納　以通和故也

九月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　主不喜辭華故有是詔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詔付所

善意既為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略也隋主於是遣虞慶則長孫晟以璽書

而諂之於是大臣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主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諫者輙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主於東宮聰敏强記明閑吏職大被親幸又薦所善沈客卿

明三年

降隋

司治罪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以儒素為古拙以詞賦為君子故其文日繁其政日

賜沙鉢略及至沙鉢略陳兵坐見慶則稱疾不能起晟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但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略

楊惠朗徐哲暨
慧景等有吏能
主皆擢用之容
卿有口辯頗知
典故惠朗慧景
家本小吏考校
簿領毫釐不差
督責苛碎聚斂
無厭士民嗟怨
關市之稅歲入
數十倍主大悅
以文慶為知人
轉相汲引珥貂
蟬者五十人範
自謂文武才能
舉朝莫及白主

亂良由棄大聖
之軌模搆無用
以為用也今朝
廷雖有是詔而
州縣仍踵弊風
躬仁孝之行者
不加收齒工輕
薄之藝者舉送
天朝請加采察
送臺推劾又言
士大夫矜伐干
進無復廉恥乞
明加罪黜以懲
風軌詔以其奏
頒示四方
與突厥和親

乃起拜
頓顙跪
受璽書
以戴於
首既而
大慙慶
則又要
以稱臣
沙鉢略
謂左右
曰何謂
臣左右
曰隋言
臣猶此
云奴耳
沙鉢略

曰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由是文武解體以致覆滅

冬十一月遣薛道衡等如陳主戒之曰當識朕意勿以言辭相折

曰得爲大隋天子奴虜僕射之力也贈馬千匹以從妹妻之

吐谷渾

是歲隋賀婁子幹發五州兵入境殺男女萬餘

口二旬乃去

乙巳

春正月戊午朔日食

至德三年

冬十月殺中書通事舍人傅縡 縡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主收縡下獄縡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

邵陵公章大寶

襲封十五年為豐州刺史在州貪縱朝廷以太僕卿李暈代大寶暈將至州大

開皇五年

春正月頒五禮 禮部尚書牛弘所修也

夏五月初置義倉 貌閱戶口作輸籍法 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

郢公王誼

仕周封揚國公開皇初進封郢國公拜司徒至是以怨望獲罪賜死

蕭巋天保二十四年

夏五月主巋殂太子琮立

主殂 謚曰孝明帝廟號世宗太子琮嗣位世宗孝慈儉約境內安之

高麗

遣使獻方物於陳

突厥

阿波可汗浸強諸胡皆附號西突厥沙鉢略西

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屍蔽野貨賂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

寶襲殺暈舉兵反遣將楊通攻建安不克臺軍將至大寶衆潰逃入山為追兵所擒夷三族

曰義倉主從之時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主命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隱於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熲又言民間課輸無定簿難以推校請為輸籍法主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

安平公

李德林

以撰霸朝雜集書成封縣公至十年再見

懷義公

蕭岑

後梁主歸之弟

冬十月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克而還隋主徵叔父太尉吳王岑入長安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

大將軍許

既為達頭所困東又畏契丹見通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漢南於是隋主命晉王廣以兵援之沙鉢略因擊西突厥破之

書奏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矣主益怒遂賜死主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緯言及之

胡寅曰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饑文移反復給散艱阻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攜幼就倉合之廩哉

在後梁封吳王至是主徵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公留不遣

安道公

李徹封齊安郡公四年以行軍總管

世武密以城召陳荆州刺史陳慧紀謀洩主殺之

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沙鉢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永為隋之藩附遣子庫合真入朝於隋自是貢獻

丙午

至德四年
夏四月遣周磻等聘於隋

巴東王
叔謨

開皇六年
春正月党項羌請降

秋八月突厥遣子入朝
冬十月以楊素為信州總管
復置江陵總管
築長城 主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綿歷七百里以遏胡寇

援突厥及軍還改封安道郡公至十年再見

申公李
穆

蕭琮廣運元年
琮在位二

吐谷渾
可汗夸呂在位

不絶

秋八月隋遣使來聘

冬十月以江總為尚書令謝伷為僕射

臨江王叔顯

新會王叔坦

新寧王叔隆

以上四王皆宣帝子始封

頒曆於突厥 頒曆外夷始此

二月詔刺史上佐每歲入朝考課

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

秋閏八月殺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劉昉 初士彥討尉遲迥破之代為相州刺史主忌之召還長安忻與主少相厚善用兵有

增封六年以太師卒謚明長子惇早卒惇子筠至八年再見

穆隴西成紀人漢李陵之後陵沒匈奴其子孫隨魏南遷復歸

年

春正月改元

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降隋因請兵於隋隋主不許太子謀洩為夸呂所殺復立少子嵬王訶為太子

會稽王

莊

第八皇子始封

大始伯

司馬申

封五年以散騎常侍卒贈侍中進爵為侯子琇

威名主亦忌之以讒去官昉亦被疎遠三人俱懷怨望忻欲使士彥於蒲州起兵已為内應士彥之甥裴通預其謀而告之主隱其事以士彥為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主因其朝謁執而詰之遂皆伏誅

尹起莘曰梁

汧隴種風神警俊倜儻有奇節

陳公實

榮定

封安豐公四年卒贈冀州刺史陳國公謚懿子抗嗣至主仁壽

訶復懼誅謀帥部落萬五千户降隋遣使請兵迎已隋復不許

党項

党項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覩

嗣　申歷事三主內掌機密至於倉卒之間軍國大事指麾斷決無有滯留

海安伯裴子烈　子烈少以驍勇

士彥舉反狀明白何不書見其謀反伏誅隋主篡竊昉實賚國與之至於士彥身為總管將大兵以擊尉遲迥忻設詭謀以射觀戰之人遂能破迥以成篡事若三人者可謂篡國之忠臣佐命之元功矣時移事改

四年再榮定沈深有器局尚主姊安成公主主欲以榮定為三公榮定辭曰衛霍梁鄭若少自貶損不至覆宗乃止

周之際數入擾邊至是請降於隋

聞頻從吳明徹征討所向先登陷陳官至岳陽內史封海安縣伯至是卒

浸被疎斥素懷傾險之志遂起非望之誅在他人誅之則死有餘罪若隋主則未免有負於中況人出於忌克之心者乎此網目所以書殺而不去其官者不予隋主之誅也其旨嚴矣

冬十月以楊尚希為禮部尚書

平原公元景山仕周封平原郡公至是以上柱國卒諡襄子成壽嗣

舒公劉昉

主每旦臨朝日昃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主善之而不能從

以秦王俊為山南行臺尚書令

十一月吐谷渾太子訶請降主弗納　訶懼為其父夸呂所誅遣使請降且乞師

改封六年以與梁士彥等謀反誅

長廣公

杜整

進封六年密進取陳之策主善之詔以行軍總

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其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詞既欲歸朕朕惟教詞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詞

管鎮襄陽尋病卒謚襄子楷嗣楷少有風概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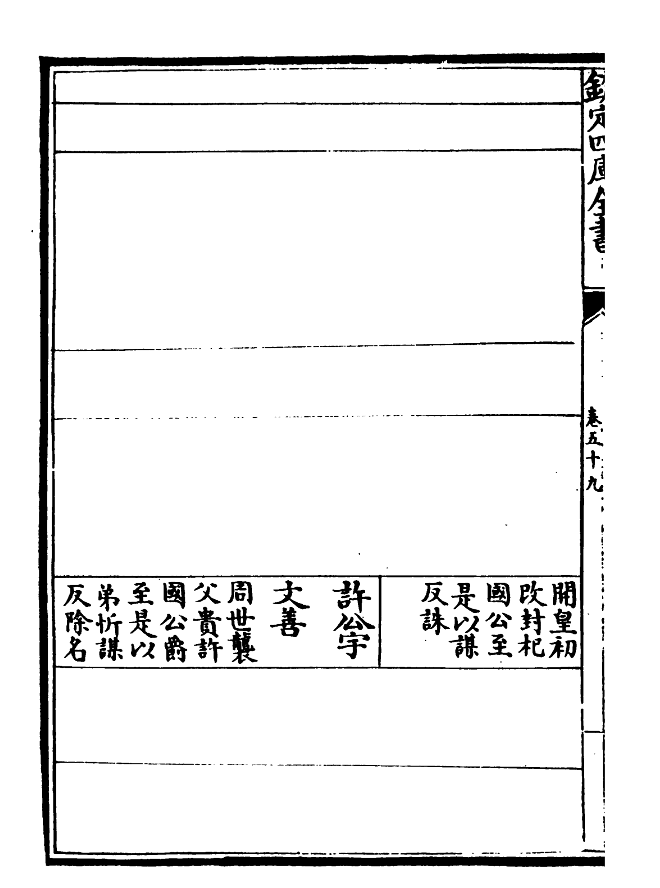
乃止

郕公梁士彥

周世封郕國公至是以上柱國陰謀不軌誅

杞公宇文忻

周世封英國公



開皇初改封杞國公至是以謀反誅

許公宇文善

周世襲父貴許國公爵至是以弟忻謀反除名

甑山公

宇文愷

周世封安平縣公主踐阼拜營宗廟副監廟成別封甑山公至是以兄忻誅反除名至仁壽

丁未

夏五月乙亥朔日食

禎明元年

秋九月梁蕭巖蕭瓛來奔

冬十一月以蕭巖為東揚州刺史蕭瓛為吳州刺史

以豫章王叔英兼司徒

臨平湖開　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主惡之

邵陵王競　第七皇子始封

宜黃侯慧紀　增封十年以率兵應接蕭巖功

開皇七年

春正月詔諸州歲貢士三人

夏四月開揚州山陽瀆以通運

秋八月徵梁主蕭琮入朝九月廢梁國以琮為莒公遣高熲安集遺民

冬十一月主如馮翊祠故社　是行也李德林以

衛王爽　封七年以納言卒子集嗣至煬帝大業元年再見

二年再見

蕭琮廣運二年

秋八月隋徵主入朝主帥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至長安隋主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江陵主

突厥

沙鉢略可汗遣子入貢於隋因請獵於恒代之間隋主許焉遣人賜以酒食沙鉢畧再拜受賜

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
殺大市令章華華好學能文以無悶閤除大市令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

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增邑并前六千戶至三年降隋

定襄侯孫瑒復封六年以五兵尚書卒諡桓

疾不從敕書追之與議伐陳之計及還主馬上舉鞭南指曰待平陳之日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以東無及公者
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

叔父太傅安平王巖及弟荊州刺史義興王瓛等恐弘度襲之遣使請降於陳九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引兵至江陵城下巖

尋卒初沙鉢略以子雍虞閭懦弱遺令立弟染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

瑒曰賊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紘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主大怒斬之

瑒事親以孝閒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物散之親友瑒二十一子咸有父風

東昌侯 毛喜

聚兵我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盡矣主用其策陳人始困虢州刺史崔仲方上書曰今惟

等驅文代兄以武男女庶奪適十萬口失先祖奔陳隋之法不主闕之相敬畏廢梁國汝當嗣中宗世位我不宗各給憚拜汝守冢十雍虞閭戶拜主曰叔與琮為上我父共柱國封根連體莒國公豈可反屈於卑

後梁亡

右後 幼乎且

梁自 亡父之

增封六年以南安内史徵為光禄大夫卒子處沖嗣喜少好學善草隷初髙宗委政於喜喜亦勤心納忠多所匡益數有諫

須武昌以下更帖精兵器營度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若賊赴援上流則下流諸將即可横度如其擁衆自衛則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江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吳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主以仲方為基州刺史及陳

主詹大定元年乙亥至後主琮廣運二年丁未傳三主凡三十三年

命何可廢也顧奴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貴立是為葉何可汗以雍虞閭為葉護隋使長孫晟持節拜莫何為可汗賜

靜事並
見從

受蕭巖等降主
謂熲曰我為民
父母豈可限一
衣帶水不拯之
乎命作戰船人
請密之主曰吾
將顯行天誅何
密之有使投其
柿於江曰彼若
懼而能改吾又
何求上柱國楊
素在永安造五
牙大艦其次黃
龍平乘舴艋大
小有差晉州刺
史皇甫續言陳

以鼓吹
幡旗莫
何勇而
有謀以
隋所賜
旗鼓西
擊阿波
阿波之
衆以為
隋兵助
之多望
風降附
遂生擒
阿波上
書請其
死生之

有三可滅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代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出師臣願展絲髮之效主勞而遣之

命隋主以問長孫晟晟對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窮困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高熲亦曰骨肉相殘教之

禎明二年

夏五月廢太子胤立子深爲太子胤性聰敏好文學然頗有過失詹事袁憲切諫不聽時胤母沈后無寵主疑其母子怨望恐

吳興王胤

以太子廢爲吳興王明年入關卒於長安

開皇八年

春三月下詔伐陳詔曰陳叔寳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刦奪閭閻驅迫內外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

申公李穆

故申公穆之嫡孫安樂公惇之子惇先穆亡筠

突厥

莫何可汗西擊鄰國中流矢而卒國人立沙鉢略子雍虞閭號

蠱也宜存養以示寛大隋主從之

之張孔二妃曰夜搆成其短孔範之徒又於外助之主欲立張妃子始安王深為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袁憲厲色折之主卒廢胤為吳興王而立深為太子深亦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慍主聞袁憲嘗諫胤

東陽王
恮

吳郡王
蕃

錢塘王
恬
以上三王俱皇子始封

欺天造惡祭鬼求恩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埸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師出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陳主二十惡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

冬十月置淮南行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行軍元帥帥師伐陳　主以出

幼當移之卒也以移功拜儀同至是始襲移爵至主仁壽元年再見

隴西公
李詢
周世封隴西郡

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

吐谷渾
裨王拓跋木彌以千餘家降隋是歲河南王移茲裒卒隋主令移茲裒弟樹歸

即日用為僕射主遇沈后素薄張貴妃專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身居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惟尋閱經史及釋典為事數上書諫爭主欲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

冬十月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於隋

新蔡王叔榮 宣帝第三十三子始封

太原王叔匡 宣帝第三十四子始封

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高熲為元帥長史王韶為司馬

公至是卒謚襄子元方嗣

襲爵統衆

人留於客館琬等屢請還隋主不聽

十二月隋師來伐

隋遣晉王廣等帥軍自巴蜀沔漢下流至廣陵數十道俱入詔周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時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入守狼尾灘為隋楊素所敗江濱鎮戍相繼奏

建昌侯

徐儉

嗣封六年以御史中丞卒　儉性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亦為儉所糾劾主深

軍事皆取決焉熲謂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惟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

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主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為用乃以文慶代叔文文慶懼出外之後執政者持己短長因進客卿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於袁憲曰京口采石俱

委任焉

一夫之用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陳以周羅睺督諸軍拒之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昕

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文慶恐無兵從已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白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奏請再三文慶

守狼尾灘地勢險峭素曰勝負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乃夜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將軍劉仁恩帥甲騎擊昕敗之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

復以貨動江總使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主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至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隔限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耶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矣主以為然故不深備

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吐谷渾裨王木彌來降主曰渾賊惛狂妻子懷怖並思歸化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

奏伎縱酒賦詩
不輟

己酉

陳

禎明三年

春正月朔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主昏睡至晡時乃寤隋韓擒虎師師濟江陷釆石戍主馳啟告變主下詔内外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

隋

高祖文皇帝開皇九年

春正月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主叔寶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内陳人覘之以為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我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而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喧譟及是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陳人遂不

清漳王雄

封廣平王九年拜司空尋改封清漳至帝仁壽元年再見

越公楊素

周末封清河郡公至是為信州總管率水軍伐陳及還拜荆州總管進爵郢國公邑三千户真食長壽縣千户以素子玄感為

魯廣達並為都督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師舟師出白下隋賀若弼陷京口進據鍾山韓擒虎進克姑孰屯於新林國人大駭出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

知覺擒虎將五百人自横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弼攻拔京口軍令嚴肅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父老來謁者晝夜不絕於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陳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擒虎合軍屯於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陳魯廣達孔範蕭摩訶諸軍南北亘二

齊公高熲

儀同玄獎為清河郡公素言於帝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於鄖臣不願與之同於是改封越至帝仁壽二年再見

主惟晝夜啼泣臺内處分一以委文慶文慶既知軍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那可尊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

十里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八千勒陳待之廣達力戰與弼相當我師退走者數四弼縱烟以自隱窘而復振時陳兵斬首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走陳軍皆潰遂擒摩訶釋而禮之陳將任忠率數騎降於擒虎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獲陳主叔寶於景陽井弼乘勝至樂遊苑擒廣達夜燒北掖門入聞擒虎已得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向弼再拜既而弼恥功在擒虎後與之相詢挺

封渤海郡公九年伐陳之役以熲為元帥長史三軍諮稟皆取斷於熲陳平以功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真食千乘縣千五百戶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

壘壍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鎮東大將軍任忠言於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

刃而出欲令叔寶作降牋歸已不果

晉王廣入建康誅陳都督施文慶等五人　高熲先入建康廣使人馳告之令留張麗華熲不從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熲及入建康以施文慶諂佞沈客卿聚斂與陽慧朗徐哲暨慧景皆為民害斬之以謝三吳使熲與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一無所取聞者賢之以賀若弼違令先期決戰收以屬吏帝驛召之且詔廣曰

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至十九年再見

新義公韓擒虎

周世封新義郡公至是以廬州總管進軍金陵執陳主叔寶進

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令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敵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睺等水軍必沿流赴

平定江表粥與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別詔褒美開府王頒僧辯之子也夜發陳高祖陵焚骨收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廣廣以聞而赦之

以許善心為散騎常侍　帝使以陳亡告善心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敕書唁焉明日就館拜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改服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惟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

位上柱國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後突厥來朝帝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乎對曰聞之帝命左右引突厥詣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

援此良策也主不能從明日欵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忠叩頭苦請勿戰將軍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主從之多出金帛充賞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任忠樊毅孔範蕭摩

陳水軍都督周羅㬋降　初羅㬋守江夏秦王俊不得進踰月陳南康内史呂忠肅據巫峽鑿巖綴鐵鎖橫截上流以遏大軍信州總管楊素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素兵死者五千餘人既而素屢捷忠肅棄柵而遁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艦遂大破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及建康平諸城皆解甲羅㬋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上江皆平王世積在蘄口移書告諭江

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別封壽光縣公食邑千戶至十二年再見

宋公賀若弼

周世封襄邑縣公至是大舉伐陳以弼為

訶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隋賀若弼勒陣待之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惟廣達以其徒力戰弼引兵趣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潰亂不可復止摩訶被擒忠馳見主言敗狀曰官好住

南諸郡皆降遣使巡撫陳地州郡 二月置鄉正里長 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訟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治民為害最甚上竟用威議乃以五百家為鄉置鄉正一人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將軍宇文述拔吳東揚州執其刺史蕭巖蕭瓛以歸殺之 陳吳州刺史蕭瓛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瓛為主述等討之破其柵執瓛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

行軍總管陳平帝驛召弼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真食襄邑三千戶至十二年再見

宜陽公王世積

臣無所用力矣主與之金兩縢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惟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主信之敕忠出部分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遂挐數騎迎降於石子岡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軍士欲戰忠揮之

稽降與瓛皆送長安斬之
陳湘州刺史陳叔慎起兵長沙敗死　楊素之下荆門也遣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刻日請降陳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僚吏酒酣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遂興侯陳正理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遣人詐奉降書於

封九年爲蘄州總管以平陳功進位柱國荆州總管增邑三千户至十九年再見

樂安公元諧

開皇初封樂安郡公諧性豪俠有氣調少

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於是城内文武百司皆遁惟僕射袁憲在殿中主謂曰我從來遇卿不勝餘人今但追愧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

麗暉暉入叔慎伏甲執以徇於是招合士衆數日得五千人陳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舉兵助之帝所命湘州刺史薛冑將兵適至與總管劉仁恩共擊之叔慎遣陳正理樊通拒戰兵敗冑乘勝入城擒叔慎居業送秦王俊斬之

劉友益曰陳亡而有復讎之志者叔慎一人而已故綱目書起兵書死予義也

陳馮魂以嶺南降陳地悉平

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

與帝同學甚相愛及帝即位累歷顯仕然以好誹詆不能取媚左右又與上柱國王誼善誼誅諧漸被疎忌至是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儀同謗臨澤侯田鸞上儀同所

景設事主不從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將自投於井憲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隋軍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

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為主詔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璒據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遺洗夫人書使之來歸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衆迎洸洸擊斬璒嶺南皆定表魂為儀同三司冊洗氏為宋康郡夫人初陳衡州司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為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於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廢建康城邑

緒等謀反下有司案驗奏諧謀令祈緒勒党項兵斷巴屬帝大怒諧見殺滂鸞緒並誅死

護澤公劉弘

弘

弘少好學有行檢重

張貴妃孔貴嬪同東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隋軍叩閤而入深安坐勞之軍士咸致敬焉時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皆相帥出降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

宮室更於石頭置蔣州　夏四月晉王廣班師俘陳叔寶至京師獻於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帝坐廣陽門觀引叔寶於前及其太子諸王等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不能對既而宥之魯廣達追傷本朝淪覆憤慨而卒帝賜叔寶甚厚叔寶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既而以陳氏子弟多恐其在京城爲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歲時賜衣服以

節概尉遲迥之亂弘拒之以功授儀同齊州長史弘志在立功不安佐職至是以伐陳之役表請從軍從總管吐萬緒度江以功加上儀同封濩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明

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流涕歔欷遂就擒賀若弼入宮城聞主已為韓擒虎所獲延見主主流汗股栗向弼再拜弼謂主曰小

安全之進楊素爵為越公賀若弼宋公弼與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武威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啓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勳於是進擒虎上柱國高熲爵齊公帝嘗從容命熲與弼論平陳事熲曰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

年再見

萬安侯李圓通

開皇初封新安伯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封萬安縣侯至帝仁壽三年再見

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乃置主於德教殿以兵衛守及隋高熲入建康隋晉王廣使人告熲令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已今豈可留耶乃斬之於青溪

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麗晃等短熲帝怒皆黜之親禮愈密因謂熲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復故陳境十年餘州一年

投陳孔範等於邊裔　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未知孔範王瑳王儀沈瓘之罪故得免至是始暴其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忌刻貪鄙儀傾巧側媚瓘險酷邪諂故同罪焉

以陳江總袁憲等為開府儀同三司　以總憲及蕭摩訶任忠為開府儀同三司

上蔡伯樊子蓋

初除樅陽太守以平陳功加上開府封縣伯至煬帝大業九年再見

史臣魏徵曰後主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既屬邦國殄瘁不知稼穡艱難初懼阽危屢有哀矜之詔後稍安集復扇淫侈之風賓禮諸公惟寄情於詩酒昵近羣小皆

帝嘉寵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授昌州刺史又以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言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横屍徇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於周遇帝而異之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

委之於衡軸政刑日紊尸素盈朝危亡弗恤上下相蒙很叛親離臨機不寤自投於井冀以苟生視其以此求全抑亦民斯下矣

陳亡

右陳自武帝永定元

當委質於公及至德初盡賣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至是上召為開府儀同三司

尹起莘曰江總狎客甚非袁憲忠正之比而乃與之並命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詔除毀兵仗　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

殺樂安公元諧

閏月以蘇威為僕射楊素為納言

年丁丑至後主禎明三年己酉傳五主凡三十三年

秋七月羣臣請封禪不許

八月以廣平王雄為司空雄為左衛大將軍貴寵特盛寬容下士朝野傾屬帝陰忌之以雄為司空實奪之權雄乃杜門不通賓客

冬十二月詔定雅樂 帝踐阼之初柱國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彦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旋相為宮各用七聲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八十四調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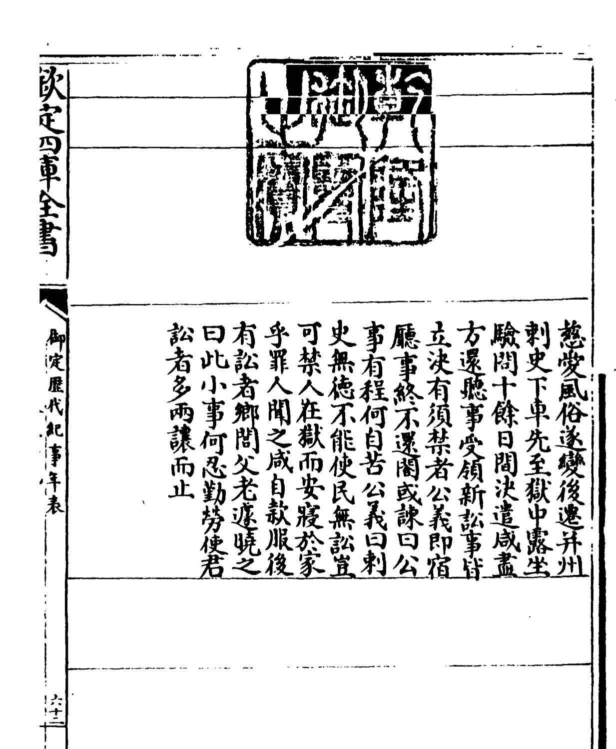
又於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與蘇威世子夔議累黍定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夔一朝可定帝素不悅學而弘不精音律妥自恥不逮常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之或欲令各造樂而擇其善者妥又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悅從之時又有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譯等為黃鍾調成奏之帝

召問寶常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帝不悅寶常請以水尺為律從之寶常造諸樂器其聲率下譯調二律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蘇夔尤忌之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寶常樂竟寢不行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上廷奏之帝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調賓祭用之詔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弘又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脩緝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

雜有邊裔之聲請悉停之乃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及虞世基參定

以周法尚為永州總管安集嶺南

以辛公義為岷州刺史　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



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方還聽事受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五十九